

特別企畫

老吾老



滿「足」

口述 | 許玲惠 整理 | 涂宏鈺

壞死的骨頭、發臭的腐肉，蔓延在爸爸的腳上；截肢的醫囑、堅拒的父意，橫亙在子女的心上。兩難的抉擇，因為愛，有了不可思議的結果……

爸爸今年一百歲，罹患糖尿病三十多年。去年底，腳上有個小傷口，自己買香港腳藥來擦，因為沒有對症下藥，導致傷口潰爛，患部如腐肉一般發臭……

爸爸疼痛難眠，才把事情說出來。我們立刻帶爸爸就醫，醫師一看就建議截肢：「糖尿病有個特性：一旦有傷口便不容易癒合，傷勢會蔓延得很快。」醫師要我們回家商量何時截肢。但爸爸說：「我年紀這麼大了，不要手術。活到這個年紀，夠了。」這話聽在子女耳裡，多心痛啊！

往後每週一次的回診，我都會從桃園回到中部陪伴爸爸。然而面對醫師嚴正的警語和爸爸無助的堅持，讓我不知如何是好。那週，醫師下達最後通牒，我驀地感受到爸爸的恐懼，

我跟他說：「我們，回家！」爸爸一聽，不禁露出笑容。這次，終於有了支持他的聲音。

回家路上，我一路祈求佛菩薩、師長加持，讓我有智慧跟爸爸好好互動，讓他聽我們的勸……回到家後，我跟爸爸說：「答應我們，讓我們好好照顧您，我們一定會把您照顧得很好！」爸爸笑了，「但是有個原則，您要聽我們的話。」於是，我們展開了每天六到七次的敷藥療程。為免細菌孳生，連半夜也要換藥，平均四個小時要換一次，敷一次藥需要一個多鐘頭，間隔的兩個多小時裡，爸爸累了想休息，還來不及睡著，又要換藥了。

有一次，我在讀書會看到一部強調心念力量的影片《生命的答案水知道》，透過影片我現起一個靈感：

老吾老

愛，超越極限……

「請你緊緊握住他們的手，陪他們慢慢的走，就像當年他們牽著你的手……」《有一天，媽媽老了》，一對韓國母女（九十六歲的媽媽和七十二歲的女兒），共同寫下她們這輩子最深的牽絆，也悄然道出天下父母沒說出口的心聲。

孝，要及時，才能讓父母無憾，讓自己無悔。

孝，要至心，因為感天動地，所以締造奇蹟。

攝影 | 黃明憲

老吾老

特別企畫

在給爸爸消毒用、裝生理食鹽水的瓶上，寫著「愛、感恩」；爸爸的藥袋也寫了「愛、感恩」；每一回為爸爸敷藥的過程中，我同時認真持誦觀世音菩薩的心咒「六字大明咒」。

這段調養期間，爸爸始終沒有好好休息。一天他告訴我：「昨天晚上都沒有睡覺。」當天晚上，我就發願誦十萬遍「六字大明咒」，迴向爸爸沒有病痛，能安穩入眠。隔天早上，爸爸跟我說：「惠仔，我跟你說喔！昨晚都沒痛，我很好睡耶！」我感受到佛菩薩的慈悲，也為爸爸歡喜。

那天起，為了長期抗戰，我辭去工作，全心在家陪伴、照顧爸爸。之前的照料，雖然讓傷口表面有了改善，可是內部接近骨頭的部分，卻很難消毒。自從想到邊持咒邊敷藥的辦法，我便夙夜匪懈的執行，並且觀想觀世音菩薩的楊枝淨水正清洗著爸爸的傷口，攝受著傷口上的細菌，祝福他們跟著觀世音菩薩去修行。日復一日，不斷觀想、祝福、持咒……

漸漸的，爸爸的腳真的有了很大



的改善！本來腳趾的骨頭已變成黃褐色，醫師拿器具敲了敲，說骨頭已經壞死，再不手術會很危險。但是，我順著爸爸的堅持，冒著極大的風險，並憑藉著對師長的信心，很密集的幫爸爸擦藥。爸爸的傷口好得很快，肉逐漸顯得紅暈，每天都有進展。一天，奇蹟出現了！原先腐敗的傷口，長出了新肉，使得壞死的骨頭被往上推擠，我試著動了動那塊骨頭，它居然掉了下來，因此，傷口處的肉也得以長得更加完整。

最初預估爸爸的傷要兩、三年的復原期，結果，從開始持咒到完全復原，才四、五個月的時間。當腳傷好了以後，我有時會逗爸爸，故意去碰那少了一段骨頭的肉，問他痛不痛，爸爸就會笑著說：「再也不痛了！再也不痛了！」而我的心也再也不痛了！

特別企畫

老吾老



止痛

口述 | 楊萬和 整理 | 盧培燕

《孝經》感應章第十六：「孝悌之至，通於神明，光於四海，無所不通。」至純至真的孝心，可以感天動地，可以締造奇蹟……寫在二十一世紀的故事。

「媽，妳怎麼這麼不公平？為什麼只有他可以去讀書？」

「媽，為什麼我們都要工作，卻只供應弟弟讀書？」

「最好你讀書就有前途啦！我們都可以靠你養啦！」

從小學一年級開始，我就知道，只有「讀書」能讓我脫貧，及長都非常認真求學。母親感受到我強烈想讀書的心，為了成全我，默默吞下所有的嘲諷與抱怨。這些，我全都看在眼裡，因此放學一回到家，立刻投入農務幫忙，「我不能讓媽媽被人在後面說話！」小小年紀，我便發下不讓母親受苦的誓言。

考大學那一年，全村五百餘戶人家，只有我和另一人上榜，這是多麼光榮的事，但是我只有高興一秒鐘。因為我知道重擔即將到來——我

不僅在心裡發誓，更對著兄弟姐妹們保證：「大學畢業後，父母由我負責照顧，每位兄弟姐妹的孩子，至少一個由我負責提供教育基金到高中畢業。」人家讀大學是「由你玩四年」，而我到處兼差當家教，收入全部拿回家裡，甚至同一時間，我還要負責當兵的弟弟每個月的生活費。這麼做是為了報答一生辛苦養我、育我、照護我的父母。

後來，我順利成家立業，也當上校長，不論工作再忙，一定每天打電話回老家向父母請安；年邁的雙親如果一天沒接到我問安的電話，會睡不著覺。對父母奉養的紅包，我都是請兒子端送到他阿公、阿嬤面前，跪著奉上，讓兒子感謝老人家一生辛苦照顧他的父親。我教育兒子：「父母恩，大過天！」

老吾老

特別企畫

一個尋常的午後，我正在辦公室批文件，老家的電話來了，「哥，你快回來，媽送醫院了！」我立刻包計程車趕赴。在那個年代，「有錢才有命」，病患家屬若沒把錢準備好，醫院是不會動手救治的。我深知這個「潛規則」，準備好支票簿，在醫師面前，開好一張張、每月兌現的支票，又氣又哭，甚至跪求：「這樣可以了嗎？你們看到錢了，可以救我媽了吧！拜託你！」

但因工作繁忙，無法時刻在院陪侍，也不好因此造成兄弟姊妹的負擔，所以，我發「薪水」給他們，只要照顧母親的所有花費都由我負責。母親康復出院，知道這件事後，流著淚對我說：「萬和啊……你何苦？你怎麼承受得了？這麼多錢啊！就讓我死了就好了啊……」我知道母親心疼我，我也哭著對母親說：「媽，沒有妳，怎麼會有我？我怎麼能讓妳病著呢？我的心會痛！」

幾年之後，母親安詳往生。就在母親往生之後，父親被檢查出已罹癌

且是末期。他住院化療期間，我每天下班就從台北開車到苗栗，親自為父親潔身、洗浴、餵服湯藥，第二天一早再開車回台北，到校主持朝會，沒有間斷。

一天，醫院來電，說父親疼痛難耐，在地上打滾，沒人抓得住，只好綁在床上。我一聽，立刻趕往醫院，看到父親被疼痛折磨得不成人形，而醫師又堅持一定要等我到院，徵得同意才願意開嗎啡止痛。我問醫師：「是什麼原因造成劇痛的？」醫師說：「這是癌末的疼痛，沒有原因。」當時還沒學佛的我，不知道可以做什麼才能減輕父親的痛苦？

這時候，虔信三寶的太太拿了幾顆摩尼丸（編者按：一種加持物）給我：「我現在無法告訴你摩尼丸的殊勝，但要減輕爸爸的苦，你就向佛菩薩祈求吧！菩薩會加持的！」我像是溺水的人抓到一塊浮木，雖然不知道什麼是祈求、什麼叫加持，但一心希望父親不要痛！

於是我拿著摩尼丸，跪求觀世

音菩薩：「觀世音菩薩，請你救救我爸爸！請你解除他的痛苦，我願意承受他全部的痛！把他的痛都給我！求求你救我爸爸！我已經失去媽媽了，我不能再失去爸爸！就算是今天他必須走，也請讓他不要痛，全部的痛都給我！觀世音菩薩，我求求你！」我用全身的力量、全部的意念，一心祈求！

這樣求了大約半小時，太太說

可以了，我把摩尼丸放入開水裡，一口一口餵父親喝下。沒多久，父親開始狂吐，吐出非常大量的深色穢物，吐完之後，父親像是全身內臟被清洗過一般，明顯的整個人都舒緩了。他輕輕的，但堅定清楚的說：「我不痛了，我們回家。」

幾個月後，父親往生。在出院後到往生，這段他人生最後的日子，他沒有再痛過。



特別企畫

老吾老



推手

口述 | 詹麗卿 整理 | 余錦玫

幼兒的一雙雙小手，推著老覺得「爹不疼、娘不愛」的老師回家報親恩。後來，老師也變成父親面前的一雙小手，推動酷酷的父親做善舉，讓父親的愛長駐。

我在台北妙慧幼兒園服務，年年為幼兒們說孝悌故事教孩子念恩報恩，講了十年才想到自己該念父母恩！

爸媽養育五個孩子，我正好居中。幸福嗎？一點也不！不僅沒有集愛於一身，反倒是最被冷落的一個，今天爸媽要帶「大的」出去玩，我就算小的，明天要帶「小的」，我就算大的。總之，數來數去，就數我最少被帶出門，就數我最常因為沒跟上便賴在馬路上哭。都成年了，這些往事我還耿耿於懷，所以講孝悌十年，我連打電話問候父母都困難，非要找人在旁邊加油！

教孩子很來勁，要自己做卻不容易，我只好借力使力——出給孩子的功課，就是我的功課！

第一課——難得的米飯香

怎麼體會媽媽養育我們的辛苦？為了教孩子，我就問媽媽：「我小時候好不好養？」媽媽說：「妳啊，小時候像飯桶一樣好養！添飯會把飯往碗裡拚命壓，菜就夾得像座尖山。」媽媽輕描淡寫，我卻聽得有趣，還又想起曾經被媽媽叫飯桶的往事。小時候因為家裡沒錢，買米只好跟開米店的親戚年結。有次陪媽媽買米，老闆問媽媽：「沒現金又要來買米喔？」媽媽就指指我，說：「養這群飯桶啊！」想到這裡才體會到吃一頓飯原來要讓父母這麼辛苦。

挖到「飯桶」往事，我開心的跟孩子獻寶。那天中午幫孩子添飯時感覺很特別，飯香聞起來也很不一樣。生平第一次感受到父母為我的付出。

第二課——腳下的血汗史

洗腳報親恩！鼓勵孩子做，我要先示範。對象鎖定爸爸，可是，我從小跟他沒話講，真緊張。

爸爸從當卡車司機到後來當董事長，形象都沒變——口裡嚼檳榔、腳下夾拖鞋、講話三兩語。有一次，我鼓起勇氣打電話問說：「阿爸，吃飽沒？」爸爸說：「嗯！作啥?!」他講得魄力十足，我答得支支吾吾：「沒啦，要問你吃飽沒？」爸爸又問：「要做啥？」我氣更虛了：「沒啦，沒代誌啦。」他就「叩」一聲把電話掛了。硬邦邦的關懷電話，對我可是一次突破！

我又開心的跟孩子講，放假日要幫爸爸洗腳，這群夠意思的小善友才星期五就來催：「老師！老師！妳明天要回家幫爸爸洗腳喔！」不留半點推拖的機會。回到家，我拜託爸爸讓我幫他洗腳，爸爸不改酷酷的口氣：「妳會嗎？」不過他答應了。機會難得，我認真的把洗腳用的熱冷水全煮

過。洗到爸爸腳底時，發現他腳底一個硬塊，好奇問他怎麼回事？原來，爸爸多年前騎著拖車型的三輪車送貨時，車子倒下不慎壓傷腳，他當時一心一意只想趕快把貨裝上車，從台中過中橫把貨送到花蓮，不顧流著血的腳。回到家時血都已經乾了，後來就結成繭。爸爸問我說：「妳能體會腳底永遠有一塊石頭的感覺嗎？」從小只覺得爸爸形象很難看，從沒像這樣體會到他的辛苦，我低著頭忍著淚，趕緊收好洗腳水躲進廚房。

第三課——把握時間培福

後來爸爸口腔癌復發，我把握最後的時間為他培福。由於長期在妙慧學習念恩報恩，我也了解助人為善、勸人為善是最大的福。

幼兒園辦活動，我鼓勵爸爸贊助礦泉水，爸爸答應了，條件是我自己載。還好哥哥趁著載媽媽北上遊玩載來台北，完成了爸爸的善行。當時福智教育園區還在建設，爸爸剛好買了許多樹，我就勸爸爸捐樹給園區，

老吾老

特別企畫

爸爸也很豪爽的答應了，但條件不變——我自己載。我無力支付費用，但我可以勸人為善……就在大家齊心合力下，順利將樹載送到園區栽種在中部大樓前。爸爸後來到園區看樹，很欣賞那裡教學環境，一回家就勸哥哥的孩子：「誰有本事讀園區，阿公出錢！」

爸爸的種種善行，包括他對父母的孝行以及對兄弟姊妹的疼愛，我一一記在心裡，就在爸爸彌留時為他一一述說，希望他保持善念接續下一生。很感恩善知識引導，以及在妙慧幼兒園的學習，讓我與爸爸之間，沒有留下遺憾。



特別企畫

老吾老



長伴

口述 | 邵揮洲 整理 | 嚴莉蒂

卸下好奇想飛的心，放棄就讀第一學府；割捨自由戀愛的甜蜜，接受父親相中的終身伴侶；六十年來只有兩年沒和父母住在一塊……是什麼力量讓大學教授願做另類媽寶？

祖父從事魚塢養殖，為了配合市場作業時間，身為公務人員的父親經常得半夜起來幫忙抓魚。雖然父親很願意為祖父做這件辛苦的事，但夜以繼日長期操勞下，三十幾歲身體就很不好；加上心理因素，父親在我讀高中時便得了憂鬱症。

身體不好的父親很在乎我的身體，他擔心我念書念得太晚會影響健康，所以不希望我熬夜。可是高中課業繁重，無法不挑燈夜戰；而我家的房子很小，從他的房間可以看到我房間的狀況……為了讓他放心，我只好躲在被窩裡看書。

也因為自己身心上的問題，父親不希望既是長子，又是長孫、長曾孫的我離家太遠，他要我高中畢業之後去念位在家鄉的成功大學。雖然莘莘學子都嚮往能就讀第一學府，但我

在考大學時完全依照父親的安排填志願。

爾後，父親支持我的生涯規劃——繼續深造，於大學執教；因此我負笈台北，於台大研究所攻讀，這也是我這一生中唯一離開家的兩年。就連服役也是在南部海軍當教官、通勤上下班的我，可以說，從出生到現在，除了去台大念書那兩年，一直都跟父母住在一起——這是他們對我的期望之一。

其實在離家的那兩年，由於父親的身體不大好，我又沒辦法常常回家，當時的電話連絡也不是那麼方便，所以我們父子之間經常是靠著書信往返互通訊息。父親對我的記掛，我時時刻刻放在心上，也因為父親的身體狀況，我心裡暗暗立下一個誓願：盡速回家奉養父母。

老吾老



雖然當時台大畢業後，可以留下來當助教，第二年就可以升講師，接著念博士班，在國內取得學位。但是爲了奉養父母的誓願及大學執教的願望，我抉擇回家，再回成大念書，以三年時間取得博士學位。

照顧父母的決定，不能一廂情願，我的另一半勢必也要能接受這個

狀況才行。最終，我的媒人就是我的父親，因爲如果是父親介紹的，他們的相處應該就不會有問題。事業上，則是在取得博士學位後，一路從副教授、教授、系主任，順利如願達成。

正感覺事業應該繼續往前衝刺的時候，一九九八年母親在健康檢查時，發現得到了癌症。我立刻放下手上的研究工作，全心照顧父母；我四處尋找能幫助母親恢復健康的方法，並勤懇的去上生機飲食的課，尋找有機食品。

尋找有機食品的因緣，我逛進了里仁店，這竟成爲我和父母的生命的一個轉折點——我們因此接觸了佛法，也都成爲佛弟子。因爲學佛，父親的生命得到正向的提升，心靈有了支撐，身體也變好了；母親的病況也因爲有機蔬果而漸漸改善，一家人過得越來越好。

時間，宛如一條涓涓細流的長河，不經意間將我的生命帶到現在，已經六十歲的我，一如初衷，堅定以陪伴奉養父母。